



叁

10218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七

序

壽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介軒王公八十序

弘治乙卯 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致仕三原王公

介軒年八十某月某日其初度之辰也先期其子南

京前軍都督府經歷承佑將乞 恩歸省以為公壽

南都文武公卿大夫咸賦詩助其侑觴退紀為序紀

以天將壽人之國必生老成人以延其命脉焉

成之人非能移其齒數以益之也其言行政事以

東園集卷七

一

天至理之所存人君得之則君德全下民受之則民

生厚國家命脉雖出於天而斯人實造之也昔三代

之時享國長遠莫過於周其八百餘年之天下雖曰

后稷文武世澤深長然當成康之時周公為太師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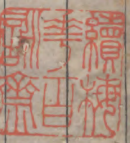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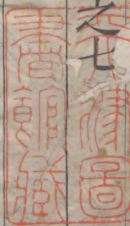
公為太保迓休定命之力詎可誣耶自後享國惟漢

有天下四百餘年唐則幾於三百宋則三百有畸雖

創業中興各有賢主然申公之勸力行狄梁公之復

唐祚韓范富歐諸公之定儲靖國縱非周召之偶而

注稷之功又可誣耶公正統辛酉領鄉薦戊辰登進



士改翰林庶吉士歷大理評事至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乞骸之疏凡十餘上始得致仕未踰年今上即位復遣使召陞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幾六載疏又十數上始得旨賜寶鈔乘傳還鄉有司給輿米公自登進士至致仕食祿四十六載歷事五朝職銜十有九轉享年八十國朝以來元勳故老百無一二殆亦天地間氣之所生歟或者謂公爲郡守辯獄賑飢全活數萬民方伯平盜止殺保障一方巡撫之挫拳奸止貢獻民受實惠督

河之疏通漕運叅贊之培植根本冢宰之薦賢爲國杜絕私門與夫論諫諸奏章無非格君心厚邦本之藥石公之德澤如是此其所以得壽也或又謂我太祖高皇帝以布衣登萬乘掃夷狄以清中原撥反弔伐之功湯武視之當有慚德三代而下不足言矣故天欲延國朝運祚過於往古萬萬必得多壽之人爲之輔翼此天之所以壽公也予以謂天非爲國家而壽公固不足以知天謂天徒爲國家而壽公亦未足爲盡知天也蓋天素有壽國之意特難

其人耳於是鑒視百僚惟公德業足以當之此天之所以壽公而公之所以得壽也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其斯之謂歟雖然古人有致政家居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者有致仕十有五年猶著諫疏百二十卷以上者公受上天壽國之寄不知今日林下以爲何如

壽履素陳先生七十序

履素居士邑之黃山人生於洪武戊寅距今年閱春秋七十矣鄉人榮之相與崇殺載酒禮居士之廬以

爲壽謂予宜有言以張之予觀上世之人有數百歲者中古時猶有百餘歲者秦時有人避亂入山中不通人世亦有二三百歲者今之人至七十而上則閭里傳誇以爲稀年而壽之國朝每加恩海內必優寵有差蓋以得之者少故也是豈造化之窮不足於賦予歟或人所養之失其道歟皆不可得而知也予嘗驗諸火與木焉如紅爐置於暗室不扇不颺則光焰終日移于疾風之中不旋踵而寒灰矣木生深山斧斤牛羊所不至則聳聳凌霄大者百圍小者合抱

歷寒暑星霜不能計其久近若庸村達徑則不待拱把而摧腐無遺矣是何也得其養與不得其養故也予在庠時嘗友居士之子景猷見居士與人爲禮必罄折以爲恭與人對坐終日手足不移與人言聲音似不欲出喉或尊禮之報必加不敢後橫逆相臨受而消之不介于懷時多指目之以爲迂以爲愚以爲怯爲懦爲鈍爲拙予時尚幼亦未窺居士之門戶也及往歲得告歸謁鄉之父老首及居士之門自其貌耳其言與往者不殊尺寸然後知居士之迂之愚之

怯之懦之鈍之拙正予數年涵養修飾而未能者每歲舉行鄉飲居士處賓介之位十有餘年去歲行禮有期有司戒宿如故事居士稱疾不赴邑中士大夫咸相謂曰不得陳履素爲賓鄉飲可勿舉也有司力起之衆望乃慤嗚呼予閱人多矣如居士者僅見於今日是所謂暗室之火深山之木者七十之壽豈足多哉然予聞居士之先自萬泉公渡江而南歷唐宋元至予我 朝代有顯人如郡守肇慶公直學心田公縣令上村公或置學田以培士彙或造仙溪橋以

利涉鄉人至今思之不衰居士於天順間與修腰帶
水以壯學宮而用力居多是即增學田之意也今修
安利橋居士雖與諸父老同事而用心獨勤是即造
仙溪橋之意也居士與肇慶諸公生異世而舉動每
相似然則居士之迂之愚之怯之懦之鈍之拙殆亦
肇慶諸公有所發之歟是居士之壽亦肇慶諸公之
壽也居士能以肇慶諸公之壽爲壽後之子若孫若
曾若玄能如居士之於肇慶諸公則其壽又居士之
所爲也居士與家君松庵生同甲子而家君差長數
月予旣壽家君於堂上退即屬居士爲壽之文居士
繼此等而上之踰七而八而九而至於百歲則予每
壽家君之後而居士之文又可以次第而成也若居
士之子之孫之曾之玄有如居士之壽者時予則老
矣恐不腆紙筆即今日之文亦可以壽之矣因預祝
於此云

贈宮保閔公總憲內臺序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公簡卿天曹有昔
議代廷臣僉拔卿亞資望深重者以聞上意代

茲固難代代者亦難留中月餘欲起先以是秩致政者得免代遷臺諫交爭廷議遂以公名進制可赴

召有期南都公卿大夫盥餞于石城門外守備魏國公倡詩爲別左銀臺呂君秉之集而成卷退予敘于右方予以天之生人不能皆君子未免有小人雜於其間人君之用人亦不能皆君子但君子其長官足矣蓋君子小人迭爲進退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盛則君子衰理勢之必然也在易復之初九一陽始生於下其力尚微然群陽因之彙進積而爲臨爲泰而

至於夬則變爲純陽矣姤之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害未見然群陰因之彙進積而爲遯爲否而至於剝則變爲純陰矣宋至道景德間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執政收慶曆以來韓范富歐相繼而起群賢滿朝熙寧間王安石執政則章呂曾蔡之徒亦相繼而起是文靖蓋初九之復安石則初六之姤也今臺諫之爭廷臣之拔帝心之簡必得公而後定其得抑姤扶復之意歟公由天順甲申進士拜監察御史歷副使按察使都御史廼者自總督兩廣軍務召還爲南

京刑部尚書未一載又有是命歷官三十餘年數
階十有餘轉端方凝重始終一節其臺端之表儀廟
堂之風裁不必言矣十三道官僚方以猷納激揚爲
務又得公以綱領之則吐氣揚眉價增百倍親昵無
幸位疏遠無遺材群賢濟濟布列中外豈但如屢曆
以來數君子而已耶雖然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
天下治苟非積其誠意以格之于先使君心純於
上則所進未必爲所用所用未必皆所進徒汲汲爭
辨於可否之間非予所望也公姓閔名珪字朝瑛湖
之湖人

不肖文集卷七

七

贈都憲陳公巡撫延綏序

弘治庚申秋延綏缺巡撫天官卿以南京大鴻臚陳
公本仁名請上簡公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
便宜行事其權任可謂專且重矣按圖志陝城之北
爲延安爲綏德延綏之北爲榆林城榆林迺巡撫行
臺整勅兵備之所太監總兵叅將遊擊官軍咸在已
北則沙漠矣先此虜寇內侵我師失律近之警報又
急於前命下人多危之公獨曰君子生世當爲國

家分憂豈可以地方多故爲慮耶遂促裝上道南都公卿闔席餞于都門之外復有詩歌以壯行色退予爲序予以古之將相初無定位後世文武分爲兩途國朝以都憲巡撫而總督軍務則合文武而爲一矣然兵法因地而施長江大河戰必以舟高山峻嶺戰必以馬平原曠野戰必以車此古今不易之通論也近世征戰之法率用馬步操江船隻亦備名數而車戰之法則寥寥焉愚意山陝地方高峻者多而平曠之處亦在在有高峻則馬平曠則車馬但便衝突而已車則行載甲兵止環營寨上可施弩力下可庇士卒其利甚博昔衛青破匈奴以武剛車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田豫以員陣車平代都是山陝用車之明驗也况車有大小大者施於平曠小者與馬并行高峻彼胡騎蹂踐而來遇車上之刀戟弓弩必不復能進而吾之將士亦有所依附而不寒心不知此法可行於今日否也雖然此特兵車之盛而已苟觀容積帥左右縱橫糧餉恣其扣除資裝極其誅剝丁力聽其占役官旗士卒垂首喪氣雖有堅甲利兵將安

用之此則巡撫合文武爲一之權受 朝廷旣重且專之責他人不得而與焉公以江西文獻之族生長邊轅起家進士昔居諫垣蹇蹇諤諤文事武備兼收並蓄今日之行豈但泰然不以爲慮已耶 聖天子可無西顧邊民可無內徙士卒可無前日之患者端有望矣是爲序

送同寅強廷貴考績序

士君子處天下事唯於理之可爲者爲之而已矣能是然後能自立於天地間若曰是利身吾趨之是任

怨吾避之欲有所立也難矣君子非惡福而愛禍也以愛惡有重於禍福者且禍福係乎天非愛惡所能趨避也君子豈勞心於人所不能之事哉亦惟循其理而已予同僚強君廷貴南甸溧陽鉅族也永樂間世父徙籍滄州始爲滄人以丙戌進士宰涇起爲監察御史成化庚子巡按遼東時有拳倖觀軍容恣威舞智擅開邊釁以邀功賞兵餉匱乏士卒疲苦君上

章直指其罪詞語峻激

憲宗皇帝大怒下君獄理官順風旨欲中以危法置

君死罪不得狀竟戍遼越四年癸卯用言者賜還復
原職致仕于家又五年丁未 今上登極復起爲山
東按察司副使未踰年 召拜大理少卿又未踰年
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又未踰年改南京
通政司右通政與予爲同僚茲者合少卿僉都通政
三秩爲一考 獻績于 朝行且有日南都公卿各
賦詩爲別退予爲序予以君向之巡遼也拳倖之威
燄漲天豈不知觸之必禍也君以事之當行有重於
禍焉得而避之及其戍遼也倖燄猶存自分得保首

領于遼足矣未幾得致政及其還鄉也自慶以爲得
優游林下足矣數年擢今職然則前日之禍固非君
所避今日之福豈君之所趨哉亦曰循理以事天而
已予昔休棄山中仰君丰裁有年今幸與君先後改
官於茲接君之談論跡君之行事信盛名不虛勲業
不偶也然觀君所遭禍福視宦途之尋常進退利鈍
者奚翅天淵耶使當世士大夫皆能如君之爲則拳
門要路皆雀羅矣予於君之事而有感焉於是乎書

送太宰臬山林公奏績序

公與予同領景泰癸酉鄉薦公登成化丙戌進士歷
官翰林春坊二十餘年弘治庚戌擢國子祭酒尋以
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蓋在國學幾十年矣 上以
人材所以輔君而出治也國學育之銓曹用之苟所
用非所有寧無枉乎乃移公吏部侍郎與今致仕太
子太傅尚書屠公今叅替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公
同主銓課天下舉人下第入監每三年登進士恒居
新科之半入選之時公一一記其姓名材貌與二公
相品題云某學行敦篤某材氣充贍某節操剛方某

東園集卷

士

可掌風紀某可司獻納某可治繁某可治簡因材授
任毫髮不爽未一年得人之聲聞于中外偶南京吏
部缺尚書 上遂以公補之履任以來與少宰楊公
相與正儀刑端表率南都百僚翹然孚仰 國家每
有大事必會集商確博采衆論公發一言群僚莫不
悅從皆足培植基本滋養元氣非但小小補塞其罅
隙而已故甫三載而德業益隆聲望日著然古人三
載考績首以敷言之試終有車服之庸公茲往其所
以庸者乃 聖天子之殊恩其所敷者則皆人人之

所願聞也近年以來進士拜親民之官欲其重名器而立事功固善矣然超遷太速民無實惠寧不賈虛名於傳舍乎廟堂任老成之人欲其稽天謀而考古德固善矣然雜流入仕者率多髣髴囊空民何堪焉就中當有乘除變通之術以濟之否也公家庭之學受於先公之太守傳於司馬之郎官王陛之前自有對揚幸以教我將爲贈言諸公道焉

送曾學士致政序

南京翰林院侍

讀學士南洲曾公士美三年奏

東園文集卷七

七

上疏乞歸情愴

上以侍從詞臣特

賜俞允兼與

應得誥命公還至南都若銀臺徐君以中夏君廷璋諸隨公步瀛者相率請文爲贈夫幼學壯仕老歸君子立身之大節也先生少游郡庠以文章馳名江右連不得志於主司因貢卒業南雍成化辛卯領京闈鄉薦成成會試登正榜殿試策對出人意表

憲宗皇帝親擢第一甲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拜翰林

修撰尋言事忤奉貴調南翰今上登極召修憲

宗實錄陞左春坊左諭德三典禮闈未幾南院缺長

改今職掌院事徃歲以年七十欲請休致士林中咸以公狀頭人望學士清密之地 朝廷不輕畀詞臣得學士之封者百無四五公尚精力宜少待得推三載之恩以盡孝思公龜勉共職至今年秋當最期至京 陛見後未引滿即上疏懷辭廼獲前 命公喜形於色即促裝南還君子立身大節公始終無恨矣雖然昔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結社香山自號香山居士鑿龍門八節灘為遊賞之樂范景仁既退居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張嘉貞致仕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答曰吾為將相何憂飢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後適足為無賴子孫酒食之資吾不取也公茲歸結社山中有 太子少保蹇齋尹先生國子祭酒冰王羅先生皆詞林舊好也杖屨相隨詩酒從事南洲勝境獨不可為龍門乎野服不報自有舊俗子孫無賴之資可保其不為也此又老歸之後一大節也聊以公之歸卜之

送魏都檢致政序

弘治紀元秋八月南京都臺檢校魏君淑英以年踰

六表致政還鄉里道經于泐憲副仲禮其從子也延
致外館予與同僚諸君往候之見其神氣怡怡笑語
誦誦富貴功名畧無一毫係累態衆咸異焉予解之
曰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消息盈虛理數之常也君蚤
受庭訓遊邑庠卒業胄監如是之學講之熟矣且歷
官都臺數十年更事益深閱人益多以所見聞質其
所學其榮辱成敗之跡又驗之廣矣今日之處固所
宜然或晉而言曰先生知魏君矣然而未深也龍溪
爲漳附邑濱海環山城廓幽野實晦菴先生舊遊之

地至今俗尚詩禮民業畊桑故家文獻間巷相望士
君子經遊其地者咸有移家之愿况君生於斯長於
斯聚族黨於斯禮俗之美實其世業其在南都也引
嶠南睇每曰九龍之山臨漳有臺我登眺也石獅之
嶠竹外有樓我棲息也東西二湖我釣游也屏山之
石我題詠也龍江月池紫霞赤嶼我之筆床茶竈猶
在也薦紳故老山翁溪叟又與我之相還往於諸景
之中以共樂夫餘年者也跡則都城而心已嶠穴矣
居則軒裳而夢寃已杖屨矣况今得以適意而歸者

乎予起而謝曰子之言是也成化乙巳予游漳時君始釋內艱正郎林蒙庵郡守劉思傑副郎盧深容大尹董敦仁俱已致政相與登臨覽勝倡酬終日之數山水皆几硯壺觴之所從事者今纔餘三載而道君之行藏遂不及此豈遽忘之耶殆不然予之所論君所以自得於中也子之所言君所以借助於外也使其中所得有未深雖方壺蓬島襍陳於前香山洛社諸老日折簡以相招其能強之耶因兩其說以爲君贈且以訊仕途諸君子云

宦途贈別圖序

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天之道也君子幼而學壯而仕老而歸所以順天也國子助教遺菴林先生文華領正統丁卯鄉薦歷邑博士至今官一握青氈幾四十年矣豪傑之士出其門牆者項背相望今年六十有六上疏乞骸骨上允之天官卿嘉其知退給劄令有司致禮先生裝潢爲軸大司寇何公廷秀題于上方京之薦紳親友又別爲卷冊繪圖分景賦咏累數百篇道制其內第少宰彭公鳳儀適巡視于此留話

信宿爲序贈別者之意又再余言以續其後夫模寫風景鋪敘情懷諸作盡矣余又何言先生今致仕而歸處其鄉也或問仕與處鄉孰難曰仕易處鄉難或惟予言之迂因解之曰官守不加言責不及入則家庭出則閭里桑梓相過非親即故有銜杯之樂無按劍之猜處鄉似乎易矣獄訟盈庭簿書滿案亟則民怨緩則吏欺強宗豪右亂政奪法者攘臂側目于旁仕似乎難矣雖然仕也者殊鄉異井民聚觀乎下者望風奔走但覘一時之得失莫測平昔之淺深故吾

之信易孚而彼之心易感苟天資之美少自檢律則迎刃生風山搖岳動又平易以施之仁慈以發之則頌聲載道古循良之名殆可得而取也處鄉則左鄰右舍皆我比肩微言細行在其耳目欲興一善俗也彼將聚而訾曰汝之某事未善也欲倡一義舉也彼將指而證曰汝之某事未義也宗族鄉黨豈盡得其歡心乎少年無行豈盡無慢侮乎所識窮乏豈盡無厚望乎冤抑豈盡無求直乎妻孥豈盡無嘆咨乎田園劑券豈盡無逋負乎是非毀譽豈盡無所動於中

乎數者苟有一焉雖居鄉閭不能一朝居也是仕雖
難未有如處鄉之難也雖然豈終無可處之道也老
以安懷童冠浴詠此其上也鸞金會客結社賦詩此
其次也如或不然唯杜門以謝客習靜以怡神榮辱
不知是非不聞以先我而逝者處餘年以先世遺我
者遺子孫則又其次也如是亦未見其難也或恠且
釋因書為先生贈先生茲歸先試其難余將繼至以
觀其易

宦途贈處圖序

東園文集卷七

七

成化丁未予拜命兩浙至杭時省政則吾莆吳君
思周叅之黃君汝器議之學政則予承其之明年戊
申今上改元三月間虞部林君居曾以督權至六
月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從吾彭公以
巡視地方至視予與思周汝器皆禮意甚洽初無纖
芥形迹予輩亦忘其巡視也甫旬日從吾巡寧紹以
及溫處汝器以分方偕行無何四川叅陳君宗調
兩廣僉憲李君元鎮克美惠州貳守林君仲璧皆以
朝賀還雲南大叅方君宜約亦以拜除道枕思周與

予杯酒殺讌集潮鳴寺中諸君誇頌 聖天子新政

覺疊不倦傾戀之餘襍以鄉園舊事情懷懽甚翊日

宗調蚤發弗及餞繼而元鎮克美仲璧俱行予餞于

淞江驛仲璧以舟中有他客弗與因分俎品餞于舟

中時與二君懽會不減潮鳴也是夕汝器以從吾有

金衢之往歸自溫處又翊日宜約行思周汝器亦餞

于驛中予以理裝之衢弗偕乃追留之至晚予攜觴

至居魯亦至相與傾倒者久之夜旣深居魯歸去予

與宜約共宿驛舍始又不減於元鎮克美之餞也是

夜五鼓潮人報候遂得與宜約聯棹桐江以抵蘭衢

再翊日從吾亦至蘭又得夜話舟中因知元鎮克美

仲璧諸君皆得相見於衢溪之上明發從吾下桐江

巡嘉湖以歸于杭予考較畢別宜約于衢亦歸從吾

謂思周曰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

何以處我今吾與諸君十人于茲贈者半處者亦半

豈偶然耶遂命工繪圖首倡近體一章以寓聚會之

懽又因原韻聯成五章以爲諸君贈在處黨者如之

予觀從吾之作氣象宏渾深得贈言之體予不揣有

云去去蚤償經濟債還家莫待雪盈頭句甚拙而意頗真贈與處或可通用也圖成從吾敘于右方虛左以待思周思周於予爲鄉榜長兄命服其勞遂書之異日宦途邂逅披圖而觀則湖山奇秀舟帆往還客數人于于詡詡於江籬亭柳之間者即今日也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八

序

送王懋學提學山西序

予初觀河南癸卯賢書見懋學姓名魁多士而未嘗識其人也丁未予同考春闈合諸經得天下解魁十餘人懋學預焉既撤簾懋學偕門下士晉見禮度甚偉似有諸中者之所形然後信其擅高名之不虛也是年予被命提學兩浙懋學以例歸榮不相接者四五年矣嚮予自國學改南都懋學適來主南戶事

始間得相見叩其底裏蓋於書少有不讀讀必融會貫通窮極理趣不爲尋章摘句之學其論談又能援引古今成敗證以時事得失有處天下事確然不可拔之勢其所著述高古典則有左傳西漢風命意立論多發先輩之所未發者皆可施於政治事爲之實非無用之空談也其志學不間晝夜寒暑聞士大夫家有未見之書必力求一覽期必得而後已在官署公牘未收書卷已先展矣往徃坐是成疾亦不廢去歲監儲鳳陽猶假予儀禮通解以行後以病侵務煩

上牒求告時予轉戶部正喜得其朝夕繼見以資老拙懋學已家食矣無何天官卿聞其學適山西提學僉憲缺員上其名補之命下懋學偶亦勿藥遂促裝以行山西薦紳南都者徵文爲贈諫垣李崇嶽以屬於予夫古之仕者幼學壯行始終一理壯而達之事業幼而窮之時固已全備但時之至舉此而措之耳無待他求也故三代而上咎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事業卓乎其不可及三代而下董汲魏張韓范富歐之徒亦庶幾焉蓋有本者如是也近世學者習爲科舉

文字并其家庭灑掃應對昏定晨省之禮目不及見自旦達暮手不停披悉皆藻繪時文唯欲求媚主司之心目而已父兄之所責望師友之所引掖已身之所期待止此而已間有談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則群聚而非詆之不以爲妄則以爲愚至無與立談者嗚呼是果孰妄而孰愚耶或謂時制以文取士無恠其然矣予以國朝提學勅諭先德行而後文藝敦實行而戒浮華苟天下提學之官皆能欽遵

聖諭而行務使生徒躬行孝弟實德潤身則積中發

外出詞吐氣自介精純通暢科目亦在其中入仕之時舉而措之咎夔伊周事業將不在於古人矣此蓋懋學已試之成驗於行申以贈之

送俞良佐清戎西蜀序

三代而上寓兵於農比閭族黨之民即伍兩卒族之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人皆土著一有調用不持衣糧自衛身家故有效死之樂而無逃亡之患漢唐以後寓農於兵有禁兵廂兵之名有畿兵州兵之號土著變爲更番然初募之時猶以二十而兵六十而罷

民無常兵之勞無事之日則兵散于府將歸於朝國無養兵之患勞逸得均聚散有期故甘數年之辛勤免一家之騷擾近世以來藉農爲兵兵民一裂不可復合戈甲一具祖孫流傳程途萬里妻子啼號有死之徃無生之還故鬼名徇法朝解夕亡此 國家之大政非臣下之敢議也但舉清理一端論之 國朝自洪武九年有抽丁有彙籍有問發錯綜行伍犬牙相制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土著之兵十無一二鄉井離析水土異宜故死病相籍逃亡接踵此清理

之官既分之司府又督之憲臺無非欲分辯尺籍查
究理沒之意近年司馬又以清出分數為陞降之例
用是督者貪功閹制之間幾激嘯聚之變嗚呼其可
悲也哉弘治辛酉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俞君良佐
奉 勅四川清理軍政便道歸省臺僚諸君闔餞都
門之外徵予言以壯行色予以臺職克舉甚難世人
於此不貪功則廢職不損兵則害民非問學之疏通
操履之堅定與家教之淵源殆不能良佐游泮時予
在兩浙試桐士屢居案首未幾遂領鄉薦上南宮對
大廷若探囊物然初拜山東長清令守法近民政平
訟理被召憲臺風紀肅然其父葵軒公由太順甲申
進士拜監察御史巡按真定西江激濁揚清深得憲
體以註誤左遷澧州判轉茶陵守今六安鄖陽在在
有聲謝事卒于家夫良佐以如是之學問如是之操
履如是之家聲持憲節以往西蜀職益張而功益顯
兵不迷而民不擾可不卜而知然予於良佐愛之深
於其所蒞之事復憂之切故因其行也不得不盡言
以規之於是乎書

送陳孔彰僉憲西蜀序

天道化生萬物必賴乎人力以收功不然天亦一物而已開闢之初人皆巢居鮮食與禽獸無異義農堯舜數大聖人者出爲繼天立極之君任叅贊範圍之責又有禹稷諸臣爲之輔佐九州一壑禹平治之稷教稼穡實因以成功是三代之民得以粒食者禹之賜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溝洫之制爲之蕩然故民窮盜起二世遂亡夫智者行其所無事不與水爭勢也不與水爭地也不與水爭利也爭勢則激爭地則

壅爭利則分三者皆智者之所無而小智之所有故民不三代也宜矣西漢以來論水利者李冰稱首文翁次之李穿二江于成都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文穿前護口溉繁田人獲其利二江煎護皆蜀地也不知今蜀之利視李文之日何如大抵水性就下平則易壅險則易激激則易分天下之水唯蜀最爲險激而易於分者然分之害莫甚於礧礧之利莫橫於強宗國朝於蜀初無水官今之設者亦未數年蓋用是而有覺也吾鄉部署之賢曰陳孔彰者由進士歷

主事員外郎今擢僉憲于蜀則捧 璽勅而往者才
三人焉孔彰聞之宦族 國初以來翰林臺諫代不
乏人則家庭累世之化既有以立其本監京儲而出
納精榷關稅而宿弊革則部署又有以發其用今移
是於蜀碾磴之分強宗之橫不必言矣近者四方多
壘京儲屢耗予方欲建議于 朝請以元都燕時虞
翰林所進築隄捍水募民耕種之說行於京城東南
之漫地倘得小試豈能舍吾孔彰而他求耶孔彰行
矣予日望之

東園文集卷六

六

送張希臯僉憲山西序

士君子於天下之事無一不當知亦無一不當為而
職業所攸繫者尤當致力焉 國朝法古建官設按
察司以肅外司之僚屬廉庶官之臧否而黜陟之是
蓋古之監司其職任可謂重矣弘治丙辰山西按察
司僉事缺員天官卿以南京刑部員外郎張君希臯
補之制可南都薦紳與其有鄉好者徵文為贈予以
山西古冀州之地東北抵宣府為天朝之北門西北
抵沙漠為虜廷之南戶蓋天下之大保障也其屬為

府者三爲州者五爲衛者二十餘守禦諸所不與焉
是又天下精兵健馬之所聚也近者大司馬論奏以
京軍之疲戰馬之耗兵器之敝訓練之弛通行兩京
堂上官區處夫古者寓兵於農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廬井之伍即行陣之師器械車馬皆出於田兵無久
戍之苦農無遠餉之勞此策之上也漢趙充國之罷
兵屯田棗祗之募民許下諸葛亮之分屯渭濱以逸
待勞以飽待飢策之中也近世雖有屯田之名而無
給邊之實邊塞膏腴皆爲權力所有墩臺更番又與

操耒以耕粟米之利悉入私門兵士不免預鬻草料
以充誅求潛質鎧甲以共衣食平時旣已疲弊不支
臨戰豈能奮勇以克敵耶此則所謂無策也然今之
土地皆監司之轄屬兵民皆監司之統馭其巨奸宿
蠹皆其所當廉劾者希臯往僉其事應諮於僚長者
諮之應聞於上者聞之應寘于法者寘之其職業
所當致力者孰有大於是焉希臯承父叅政公家學
之傳以書經魁解京闈歷管秋曹綽有能聲是職之
舉固有餘力然予於希臯之行則深有望焉於是乎

書

送郭總兵鎮守廣西序

固國不可以不備邊而備邊莫先於選將選之道大要有三閱閱以觀其世講韜畧以觀其智識履歷以觀其練習如是則臨陣不怯料敵有術應變有素若曹武穆使唃廝囉聞名以手加額契丹使疾趨不敢仰視郭令公由武舉爲節度使單騎見虜吐蕃夜引兵而去趙充國起羽林歷事武昭宣擊匈奴先零罕开七十餘城以全取勝是也漕運叅將郭君某鎮

守淮安之七年爲弘治壬子廣西副總兵缺員上勅廷臣議補大司馬馬公薦君累經戰陣堪任重寄平江伯陳公薦君才識老成謀猷出衆少宰張公薦君履歷年深練達有加上合衆章勅君以都指揮同知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道經南都大總兵魏國公君嫵友也徵予言爲贈君廬之合肥人高祖從

太祖高皇帝起兵淮甸陞指揮使父襲祖職歷陞中軍都督府同知掛征西前將軍印君襲陞都指揮僉事是即武穆之閱閱也成化庚寅試中兵部陞署都

指揮同知是得令公之韜畧也君昔為指揮使時征
口外西夏兩廣為都指揮同知時掌十二團營尋奉
勅總督淮揚蘇松海道再奉 勅叅將漕運鎮守淮
安又三年奉 勅督運賑蜀亦嘗有充國之履歷也
司馬以任重薦平江以才猷薦少宰以練達薦者皆
不為虛譽而邊將茲選可謂得人矣雖然予聞古人
命將天子跪而推轂曰閩外之事將軍自制故政令
歸一而功易立近世邊疆兵柄操以中貴故舉措掣
肘而事難行君茲行其亦慮及於此乎然天下未有
正而不勝誠而不動者中貴亦人耳彼之侵漁我以
廉潔彼之躁擾我以鎮定彼之驕悍我以謙恭以我
之誠破彼之偽以我之正攻彼之邪譽望以弭之容
色以消之論議以轉移之積之歲月則彼將歸吾掌
握之內而不自知矣夫何慮焉苟不能盡誠於已而
復掣肘於人非予之所知也於是乎書

送十三弟廷秀司教貴池序

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受之以屯物
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曰童蒙求我是師道之具於

易也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又曰作之君作之師是師道之見於書也故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於是有司徒之官典樂之職小學則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則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唯欲全其天之所付以克肖乎天而已孔孟既歿師道隱微坑于秦黃老干漢蛙鳴蟬噪於宋晉梁陳之間師道之不絕者一綫耳隋唐以來有河汾之高第昌黎之師說而師道漸始復明吾祖莊露淑三先生倡道南湖寔相後先至于有宋若濂洛關閩之淵

源泰山湖蘇之教法而師道又大明於世吾莆學者雖宗宋儒實南湖之啓發也朱晦菴嘗云莆陽惟有鄭夾漈讀得天下八分書夾漈即南湖之孫子也逮入國朝法古制治以人材爲先君師養蒙之道復還今日於是天下府州縣俱建學立師以養之其勅諭提督學校之官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吾莆文物遂甲天下其任師儒之職南湖孫子殆居其半廷秀南湖淑公裔也少受業於予繼從其伍兄鄉貢進士廷容又與廷容之子今涇縣學訓導大和爲家庭師

友於師道固已知其大都矣然予少游鄉校時猶習
洒掃應對之禮今則易以破承對偶既長遊邑庠猶
宿齋會饌尊師處友以修敬長愛親之職今則易以
誇耀時文奔走捷徑其於古人大小學之功一旦掃
地無餘矣予嚮年於兩浙於國學亦嘗以上古聖神
國朝時制之法小試一二言者謂予在浙江貽患於
一方在國學貽患於天下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予未
之知也今廷秀分教于池欲行予之小試人或以爲
貽患於池欲因其破承捷徑之習非惟得罪於先聖
且得罪於 聖明之世矣廷秀其將所擇焉

送黃太守之程番序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之地元以宣慰司之 國
初分其地隸雲川湖三省永樂間乃合而省之與雲
川湖埒仍司宣慰以隸之宣慰之屬有八番長官司
成化間又陞程番之司而府之以隸于貴以流官易
酋長以拜除易承襲盖用夏變夷之漸也開府之初
守之者鄧公廷讚鄧滿而代則汪君某時府治粗立
形勢未備參錯於盧韋臥龍諸番司之間羅羅屹屹

獸形鳥語王化未能卒加土俗未能遽變鄧則因其俗而撫之徵逋召役徐而不疾解紛釋爭寬而不猛酒食之餽笑而留之不色拒或因而醉飽之居民有疾給以藥物或親爲診視腰刀負弩不之禁采山獵獸不之革是鄧之視民如子民之視鄧如父家人父子藹然以終秩故案牘生塵溪硿按堵公去後之思至今不衰汪或懲鄧之踈而約以法矯鄧之縱而齊以威逋役不使愆期曲直必正于法餽不敢行疾不敢告刀弩采獵不得以自由有公家之法制無民牧

之恩情民始不堪起而拒之又得鄧之貴爲解圍是鄧以夷治夷而不以夏治夷故卒用夏而變夷汪則以夏治夷而不以夷治夷故至驅夷而猾夏夫豈夷之過哉治夷者之過也弘治甲子程番以缺守聞上命南京兵部郎中黃君某補之赴任有期代黃而郎者予鄉友陳君弘載率諸僚徵文爲贈夫道有升降政由俗革程番始則純乎夷者自成化開府至今幾三十年矣溪硿之間老者已死城郭之內幼者方生死者與土俗而漸盡幼者迓王化于將來蓋禱於

夷夏之間而未純者君茲往也一於鄧則純之以夷
矣固不可也一於汪則劫之以夏矣其可乎夫程番
旣襟夷夏之間君若斟酌鄧汪而推誠以感之誘掖
其情而轉移于法又何患西南之民而不中國也哉
君揚之儀真人先大夫某公以國醫顯官于朝君侍
側而登京闈儒道醫術實兩兼焉古人謂治民如治
病以君之學術如是於治道也何有是爲序以豔其
行

送姚懋明守永州序

東園文集卷八

七

君子之仕也不患無職業患才不足以共職不患無
人患惠不足以及民有才與惠也或掣肘壅滯而不
得行與無均也 國朝設官置吏甸圻之外上有藩

臬下有郡邑上以臨乎下以承乎上體統秩如也藩

臬之官非不欲惠澤之及民也然位高勢遠事必經
郡邑以達郡邑之官皆賢則達之易不幸未必賢也

一事之行今日閣于郡明日閣于邑督責愈勤而奉
行愈滯欲民實沾其惠也難矣縣令非皆無才可以

立事也然位卑而力薄民親而勢翫凡事必受藩臬

之約束而後可行苟能得其信任則設施展布無所不利否則叅駁之摧挫之繫逮之欲才之得濟其事也亦難矣惟郡守之職則不然其品秩名位上則與藩臬頡頏下則與民庶相接藩臬行部至郡必遇以殊禮事之可否得以堅請而罷行之其於閭閻小民有父母之親無門戟之嚴郡守喜怒民得而知小民休戚守得而聞一有善政朝出廳堂暮達四境咫尺之間無敢壅逆然則有藩臬之尊以展其才又有邑令之親以達其惠其惟郡守乎夫邑令所難者皆郡

守之所易郡守之所易者又藩臬之所難然則共郡守之職者當何如其用心耶南京禮部郎中姚懋明吳人也以春秋領辛卯京薦登乙未進士拜水部主事分治臨清滿考以母老請改南京儀部歷今官去年冬簡任永州守鄉之薦紳南都者徵言爲贈予以湖南天下大藩也永湖南大郡也懋明之才之惠所施有其地矣始臨清之繁劇今禮曹之幽靜繁劇足以擴其知能幽靜足以養其心術則懋明之才之惠所資又有其本矣然則今日守永當見其易而不見

其難也故書之以爲懋明贈

送萬侯之僊遊序

弘治甲寅天官卿簡國學生需銓曹試補縣令宣城萬廷器與簡榜注吾邑時予適奏績于京張榜之日予先 陛辭出郭不得與侯遇及還南都侯亦便道過家旣而復來謁予因別之任且詢訪政俗甚勤予告之曰吏之治民猶鑿之治疾也侯知鑿道乎內傷者固其本外感者治其標固本莫善於治標莫先於醫此鑿家之律令東垣仲景所以垂令名於無窮

也吾邑有宋盛時文物衣冠八閩稱首 國初猶有六十四圖主客戶以數萬計永樂已後逋耗極矣宣德間縣令王公彝漸次培植民方蘇息今所存里圖僅得五分之一皆王之遺民也然俗尚侈靡驕惰家無甌石之儲而屋宇服器務求美麗男女婚姻互相誇張子弟恥耕作生徒恥從師春田茂草夏案生塵用是家家逋負動以千計數科不第一人此內傷之疾然也且以寡弱之良民而夾強大之鄰敵乘機窺伺吞田索質連綿其卷不陷之以人命則誣之以軍

丁吏緣而羅織不竭資產以賠償之不止也兼以郡
隸構差百色誅求凡有催科擡一作十小民一年勤
動不足以共一月之費而典田宅鬻子女纍纍相繼
此外感之疾然也夫以壯實之夫兼以內外夾攻之
證尚無可望其生况羸弱之人乎所喜者去古未遠
故家遺俗猶有存者據予耳目所逮而言之張德源
之好施陳履素之敦龐林孟光之野朴鄭德安之古
澹後生小子猶能誇頌而向慕之侯茲往也和易以
親之懇切以諭之播勤儉之風以節其驕奢之習驅

游民使歸田畝誘倦學使就師儒則農有餘粟科不
乏人而參苓之功奏矣剛不吐柔不如刁豪之來禮
貌以消之威嚴以鎮之禍可嫁而民不可虐石可下
而法不可詘則克豪斂跡良善安生而薑桂之功收
矣就中積習既久薰蒸融液安知張陳林鄭不復見
於今日也異時侯喬遷大邦台邑之民不奉侯以配
東湖之祠而歌之以爲僊遊東垣仲景也耶

送廖侯之僊遊序

今上履元之三年春適天下百司朝會之期勅天

官卿大式序而簡別之以新治道用是吾莆一守二
令百缺員天官卿既以刑部員外郎王存敬補守遂
合天下舉人之在選部者拔之得李某與侯以補二
令命下人咸以莆仙之小大爲侯欣戚侯獨不介
抱予時方被命到京又從而懟解之侯益樂於就
職行且有日吾邑舉人張炫與侯同事南宮者謂予
宜有言贈予以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大而天高
地下川流山峙小而草木之榮枯羽鱗之飛躍尊而
君長卑而民庶親而父兄子弟踈而鄉閭近而家庭
遠而蠻貊其分雖殊其理則一貫而無遺其氣則流
通而無間各隨吾身之所居與力之所至者爲廣狹
必處之使各得其所而休戚苦樂與吾常相關屬然
後謂之仁布衣尚憂天下事况以人民土地爲職守
者仙爲莆陽屬邑唐及五代與他邦齒自宋天聖以
後人物科第遂甲閩中胡元亂華漸以零替沐浴
國朝膏澤自有餘年尚未蘇復然人民雖稀而地土
廣饒材木足以供棟宇舟車樵蘇之用泉源足以溉
以漁以漕以權穀粟足以贍隣封牧畜足以給賓祭

老疾民易於爲生也大家尚廉恥小民畏刑罰賦稅不後期訟訴田園之外無深情市無爭術野無攘效上司送迎歲無一二官易於爲政也雖然邑當興泉之交民多受敵爲地之廣饒也豪右每窺伺而相吞爲民之畏法也兇強多羅織而相讎爲按部少至也幽抑多不能以自直爲稅無後期也上司徵科每厚凡此則疾痛疴癢之切身者不能不賴於司牧之仁之也侯廣之增城人由戊子鄉薦登太學作養之深固有以知夫民之當仁聆其論列時事理到識明又不至於昧其所用侯之政民之生子益見其無難矣因書之以爲仙民賀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九

序

釣臺集序

炎祚改符新都易號南陽宗室圖復舊物天造草昧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海內英雄聞風奔附皆欲效勤王討賊尺寸之功以垂竹帛今漢鼎已定延訪幽隱粉飾中興正抱道君子雲龍魚水相逢之日也先生物色故人三徵而後至何耶伊之耕莘傳之築巖呂之釣渭時未嘗無終身之念也一旦幣聘之勤繪圖

東園文集卷九

一

之肖夢兆之徵遂翻然而起各成一代之業後世未嘗有非其改節者今先生雖應聘而起終不爲所屈又何歟此無他光武少與先生遊學其知先生者必深計先生者必熟矣自莽地皇壬午起兵至漢建武己丑而後下詔十七八年之間身跡存歿畧不往來于懷其與抱薪進飯卒然相遇之殷勤者有間矣豈先生儒腐不足與談兵歟湯以伊爲阿衡丁直傳於左右文師呂爲尚父光武於先生撫之以咄咄目之以任奴官之以諫議其處先生也亦褻而易矣豈先

生特孤高一節之士於師傅之道或有未聞與不然
必先生之知光武者亦深計光武者亦熟又用是之
政蚤見預料而不敢以商周諸君待之乎嗚呼先生
之自處與光武之處先生者不必深論矣但此集一
出不知世之夜行不休奔走權倖之門者讀之以爲
何如惜乎出之稍晚也然自今以往亦不爲無益焉
故書之

豐清敏公遺事序

宋熙寧元祐間黨論方興四明豐公相之由嘉定進

士歷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諫議大夫中司八座
居近侍者三十餘年凡君心之邪正朝政之得失與
夫相臣之賢否宦官之邪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
畏權倖不避讒毀卒以鈎黨中傷除名紀休致林下
正考究古今人物得公之裔孫司訓耘與其子編修
熙所藏公遺事一編見示紀再拜而誦讀之其危言
竣行譽譽諤諤溢於簡編間凜然猶有生氣然官雖
貴顯而家甚貧旣薨田僅七十餘畝屋止數間囊篋
蕭然子孫不能自給二子安常泰常俱先卒皆有二

子安常任太學正諸生贖錢二百萬妻于氏恐汚夫之清節不受安常已官一子太常之子未官公先馳郊恩以及之其母以長幼有序亦辭不受願俟後郊蓋大學之道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敘不可紊而功不可闕公之本源澄徹外物不足以累其身故二婦之賢一不受非義之財一不受越次之恩蓋家庭之間薰蒸透徹積中發外不能自己其忠言讜論格君匡國特其緒餘耳豈足爲公多耶昔晦菴先生敘公遺事後謂孟軻誦仲尼稱水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正謂此也後世士大夫論列時事擊搏臣僚震動朝野如公者間亦有之至於身家則莫能彷彿其萬一此公之所以允爲宋室名臣而後世所以難也公裔孫父子之間與紀皆有斯文瓜葛故書此以貽之

劉子賢簡札序

此劉君子賢與予簡札也其字拙其詞未工其記問亦未甚富予乃萃而爲卷者君莆之水南人家貧甚兄弟四人皆衣食於教授父蚤喪淺葬于菽母朱孀

鞠之稍有知詳其故遂匍匐敢所覆柩哭至嘔血殞絕而蘇蘇復絕旣冠母命迎相君跪謝曰父在淺土兒天地間一罪人何以夫人之女母彊偏不置乃迎歲餘猶異枕席母覺諭之不可日敢哭久而羸削骨立鄉人哀之合錢助葬畢始復常歲大比與同輩赴科場監吏呵逐搜檢法甚峻君嘆曰此豈待賢禮耶遂拂袖歸竟不出居家每日鷄鳴而起盥櫛衣冠率諸弟若婦詣母問安旦則侍食每食魚肉醇酒必極豐潔自與家衆鹽糞而已衆時有異志君鎖項自罪

不食衆感悟乃釋提學周僉憲聞之召見弗往周先拜之尋餽白金五兩辭曰助養老母君拜而受之語諸弟曰此爲吾母餽也勿他費日於常饌之外必加一味以彰人之惠金盡則止初居水南鬧市中不自適乃買地於旁僻先建祠堂梁之朝有跳躍而來欲眩其地君錯愕不知所云遂屈節訴于前且曰吾盡萬難之策以妥吾先仁人君子其忍敗吾事耶其人憐而與之成化庚子與予會講雲峒山中踰半載每晨會揖必胥致誨語以出凡入聖相期待退而讀正

書論正事暮又如之見人一善寢與食息此心未嘗
少忘生平足跡不步城府達君貴人甚少往還獨與
予交最厚予受其矩矱最多觀諸簡札可見也聖學
以誠敬為入門踐履為實地若吾子賢者其庶幾者
歟予別子賢八千里外一年于茲矣偶閱書笥得此
數紙遂表而出之俾朝夕間心目如見而不懈於用
力也且用是萬一朝堂之上知林下有此正人土
類之中知斯文有此正氣海內閭巷之間後生小子
知人生有此正學於世道未必無少補也

鄭氏族譜序

東園文集卷九

五

古人作譜所以敬其祖也後世作譜則多誣其祖也
如第一代為高祖則自高至玄以世計之凡九代以
年計之幾三百年以人計之生齒繁衍者何啻千數
百人苟無以繫屬之為子孫者將相視為塗人矣此
譜圖之所以作也譜圖既立則披閱之間彼吾父也
吾祖也吾曾若高也彼吾初從也吾再從也吾三從
四從以至於群族也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長則
慈幼卑則奉尊服制有重輕禮節有殺隆非敬其祖

乎若吾閩之譜其間則有可言者昔光州王潮兄弟
克壽以三千衆入閩分處閩越間審知據閩偏重故
鄉但仕籍中有自光州固始來者遂得美官遷且不
次故閩人自隋唐以來土著舊姓亦遷就其譜曰自
光州固始入閩以希不次之恩且謂昔漢武帝以閩
人難服徙其衆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至王潮而復
有閩非誣其祖乎吾邑樂山之鄭與予同出於周鄭
國桓公同一受姓也西晉而亂同一渡江也露莊淑
三公同一入莆也後露公居莆田淑公居仙遊莊公
居興化而鄭氏之入莆者復析爲三焉樂山之鄭則
宋元間有仁仲公者因避回寇遂居仙遊蜚山下今
譜則以仁仲公爲始遷之祖仁仲生德新德隆德悟
德降生仙字伯真即號樂山者仙生恭寬信其後子
孫悉見圖系中信之仲子 詔賜七品散官鳳請予
敘于篇端予以吾鄭先世譜敘此譜載之詳矣 國
朝永樂初樂山公重修斯譜而復自敘黃山世系又
加詳焉予復奚言宋眉山蘇氏譜序記有曰凡在此
者死必赴冠娶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

則富者收之其不然者族人所共誚讓也敢舉之以爲后世子孫告

新里甲日錄序

士君子之生世也出則憂乎天下處則憂乎鄉邦濟時澤物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紀家食幾二十年歷觀前代取民之制什一法壞春秋變而稅畝秦變而口錢漢變而筭賦唐變而兩稅宋又變而青苗寬剩費出無經徵斂無藝而民之不堪命也宜矣國朝賦法民田不過五升官田不與征役視什一之法則又

輕矣何氓百家之中衣食於稱貸者什凡七八農家鉅艾在手釜甑已空顛覆連亡版圖日削莫知其由近偶得里甲日錄而觀之縣令黃時每甲直一月用銀二十餘兩十六圖一歲計之用銀三千餘兩悉皆庖廚之共妻妾之奉與夫過客來使權門饋贈之需而已至於祭飲科貢物料之類國典所載者率以一科十歲又千兩有畸夫以百六十戶之民而共三四千金之費欲免稱貸連亡之患不亦難乎是雖黃流禍之慘然當時里正雄長射時吞噬亦不能謝其

咎也今縣令彭君下車之初一念仁慈正吾民息肩之日第民風土俗未能周悉予第今年備名里正因會集同事澡神滌慮議定供應事目萃為一錄自

聖壽祀飲而下至於役夫什廩之徵量輕酌重分條類目上可以給公家下可以舒民困歲計用銀不滿五百每甲一歲出銀不過三四兩視諸往年則七八分之一也錄成呈白縣堂隨與里甲百四十戶合盟以堅之以為一歲共需之則而田野之民欲永其傳請予題其篇端予嘗攷吾邑盛衰之蹟唐宋之盛譜誌所載不必言矣國初富庶不減于前尋直虎寇為災民耗大半宣德間縣令王公以救焚拯溺之心為改絃易轍之政起塗炭之民于枕席之上吾民立碑建祠報頌不衰近年則自枕席復推入塗炭之中是又猛於虎而蹙於寇者矣同一法制也同一品秩也同一土地人民也趨向之不同如是亦獨何歟孔子論治國曰節用而愛人邵子有言諸賢能寬民一分之力則民受一分之惠愚敢舉是為山氓祝

五十自做序

居士生宣德癸丑閏八月自後歷十有七閏皆未有
值是月者成化壬寅居士年五十歲且閏且值是月
衆皆異之以爲天人際會不偶然也至今日諸親朋
攜壺觴爲居士壽族衆子弟亦舉酒爲壽居士難之
曰丈夫生世負天地萬物之責於身近則壽乎一家
遠則壽乎一國又遠則壽乎天下萬世豈區區於一
身之歲月也耶子弟晉而復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今日一身之壽實家國天下萬
世之壽也予又難之曰古者百歲爲上壽八十爲中

壽六十爲下壽五十者何居諸子弟又晉曰五十中
身之年也過則壽不及則夭是五十者雖未爲壽實
壽之階也予又難之曰五十未爲壽汝輩曷爲而壽
之耶諸子弟未有以對居士爲之解曰汝等以居士
少登科甲官近侍又得推恩封父母終榮養之樂居
家約子弟禮法中無敢違越營祠墓有制度可觀清
苦恬退之節頗見重於時事功又頗多於鄉邑居士
之成立甚早也天地造化於人恒無全功固爲壽之
汲汲焉然汝輩之知居士者亦淺矣孔門十五志學

居士少雖有是志焉三十而立居士則未立也四十不惑居士則未不惑也五十知天命居士則未知天命也孔門事業居士未嘗有一就者今雖去此兼程而進以補前功而循序其將來其成亦已晚矣汝輩何憂造化之窮耶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汝等不能以此儆我顧欲舉酒爲壽耶諸子弟謝而退居士亦謝諸賓友謁祠堂追感悲酸者久之僉曰善哉先生之壽其亦異乎

世人之壽也因書以自儆

臺類留行詩序

成化丁未春今福建提學憲副韋君同予校文南宮方出簾遂偕有提學之命是日同拜者七人三副四僉職銜雖重而與吏部都臺體統有關舊規叅謁皆屈膝爲容君時瑣幃予翰苑廼曰禮貴得中今我輩以風化爲職而先枉已可乎君曰然遂得免詘予嘗私幸與公之志同也旣領勅予往兩浙南北屢

遷君之東廣繼遷閩南訊候不相通者十有數年予

乞 恩歸掃始得邂逅于臬司翊日郊餞小敘契闊而已抵家未幾聞公有自陳之疏八閩師生合章悵留君之去意益堅群情莫申廼形於詩章寄贈別之名而示挽留之意蓋欲諷詠之間或有所歆動而解公志也仙穎教尹佑等既裝成帙顓一生奉獻題之曰臺類留行請序於予予用是而奉叩曰君作士於閩師生恩義正爾浹洽今日之去或有所激而然乎或比於義而然乎有所激則出處之機由乎人比於義則休致之期尚未至無一可者方今外服大僚唯

提學之官以道德性命爲心以禮樂詩書爲業執經而來者非良民之俊秀則京貴之子孫高者欲探義黃之閩奧窺孔氏之門墻下者騁文詞以媒科目又其下者則尅貢營廩得則喜失則怒而毀譽隨之非淵源之學洞鑑之明鐵石之堅鮮不爲所困矣公之去志豈有激於此耶然公向旣不詘于大則今不詘于此從可知矣夫幼而學壯而行老而歸仕途之律令也 國制年七十許致仕今合閩師生挽留之切

如是則 聖天子崇儒惜才之意又可知矣此公之

去志似未可決也姑書之以爲臺類留行詩序

孝感亭詩序

天之生人不過是理與氣之流行人所得以有生者亦不過體其塞性其帥而已聖人盡性踐形則天之所以與我者渾然全具無少欠缺其積之盛而誠之至自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故喘息呼吸之間天地造化之理左右逢原觸之無不動感之無不應如庖羲之河圖神禹之洛書文之岐鳳武之丹書皆理之常無足怪也學未至於聖人

者能極一念之誠亦足感動天地如祥之冰鯉宗之冬筭攢之白鳥甘露之類是也夫聖人之德全體之太極也學者之行各具一太極也感召之理不係乎德行之大小而係乎一念之誠與不誠而已祥宗之徒與義禹文武固非等倫然其當時豈不知冰不可魚冬之不能筭與夫荒山之廬不可居耶但其一念之誠止知父母而不計其理之有無亦不顧其身之利害也身且不顧豈有意求知於人而垂名於後耶苟有一毫求知垂名之心則其當時悲酸痛哭之意

皆自爲也非爲父母也夫以父母之形軀易吾身之名譽其不孝之罪烏得而贖耶績庠有許生欽者家貧父歿不能葬殯于附屋之茅亭苦塊其側哀號所感祥物樵出南臺侍御郭君仲端宰績時得狀書孝感二字以名其亭奉勅提學司馬君林君亦屢獎與之少宗伯康公學士程公皆有述作爲之播揚邑泮諸大夫師儒歌章不下數十什其族子鄉貢進士魁爲之類次成編因仲端索題予旣嘉生之孝得以垂後又悲生之名恐涉於求知也然君子有終身之喪生旣見知於人去此之後朝思暮感寢食不忘一言一行務與天地造化脗合無間行不敢率易以虧辱其親積之旣久則誠意周流無所不至如良賈深藏而珍寶自見君子若愚而德譽日彰微之賢士大夫於生又非盡於此而止也

遊武夷山序

成化癸卯夏五月予同侍御林貴實同起告中舟過武夷山下羽士數人出迎溪許且請遊焉遂爲易小舟輕帆短棹沂流而入時侍御眩舟不能從予獨與

羽士一二人先徃自一曲而上歷歷指點相告如羽
宮之後竝然倚空者天柱峯也峯之西崖石上有霜
翎未頂如畫者仙鶴巖也峰之絕頂爲龍洞其後爲
塊磬二曲則鐵板障玉女峰旁有凌霄題詩諸岫先
賢遺筆在焉至如虎嘯岫架壑船會仙試劍水樂諸
石則三曲之山也宴仙岫大藏鷄窠諸岩又四曲也
又轉數棹羽士起謂予曰此五曲之山 御茶園在

馬園有先春殿龍井前爲碧雲橋又少轉爲晦菴精
舍有隱屏接筍諸峯石室玉華諸岩又有丹爐藥竈

鈞磯鐵笛亭形跡宛然予入舍朱先生前徘徊瞻慕
久之忽岩日西瞑遂宿寒栖館中翊旦趣篙師盡余
興難甚險篙師舍篙而負羽士亦助其篙至六曲則
有仙人掌瀑布泉又有仙浴塘小桃源諸洞七曲入
曲則有上水龜石梯又有樓巖仙蛻具下水龜猫兒
諸石有如猛將者有如嬌女者有突兀如樓臺者有
周匝如城壘者有聯飛者有劍削者奇形怪狀層見
疊出顧盼不暇夫自一曲而上諸峯有高挿天者有
峭而梯雲者有吞吐起伏如龍奔虎踞者至如九曲

則群峯之頂又皆石田莳屋竹徑花塢悠然江村之趣絕與八曲不相似予因舍舟而岸穿徑緣陌而造野人之家游洽盡興返櫂而歸至五曲遙見一人肩輿迤邐巖石上且顧且指少焉下輿立石上如招如呼即而眎之則侍御也因移棹往迎與入精舍如昨禮又同宿館中賡和櫂歌諸韻又翊旦侍御返肩輿予亦因故棹而歸瞬睫至山下不覺神飄氣逸俯仰天地相爲浮沉初不知山之非我與我之不爲山也亦不知水之非天與天之不爲水也旣登岸侍御謂

予曰此境不常有此遊不易得可無以紀其勝乎予以天下未嘗無山然不皆石也不石則不奇間有石焉又不皆草與木也不草不木則不秀間有石而草木也然又不皆水不水則不清間有水焉又皆不如是之轉曲也不曲則不幽獨茲山大而名世者三十有六小者千百不能計皆無不石者也石必呀錄多滲暗泉奇草惟木襍出其間山之下皆環清溪深而潭淺而瀨澄澈清瑩寒氣逼人溪九曲曲皆環抱幽深可容栖息夫奇秀清幽山水之四德天下山水

多不能全而武夷獨全之是宜騷人韻士戀戀不能
釋于懷也雖然泰蒙生孔孟濂洛出周程武夷爲八
閩項皆一脉爲考亭九峯諸山在宋則晦菴先生而
下師友淵源真儒輩出再脉而爲福爲莆自宋至今
人材愈盛不衰是山川固不負於人而古人於山川
亦何嘗有負耶我輩今生於斯長於斯又得徜徉於
斯其所以自處當何如耶故書之以告吾閩同志相
與勉之毋貽武夷山川羞是爲序

西湖文會序

東園文集卷九

六

成化丁未予同考禮闈纔出簾遂被命提學兩浙

尋召入國學歷南都至今官今年春兩疏乞休致不

蒙俞允因請歸掃先行期於九月四日南京科道

部寺諸官僚昔出禮闈門下者四十餘人闔席爲餞

敘座主門生之禮情味洽甚予以門座之禮多講於

釋褐之日每衰於貴顯之後今去是時十有餘載諸

生已躋顯秩猶於是拳拳在念可謂厚矣因於席上

口占七言絕句一章以紀一時盛會諸生倚韻而和

明日遂成卷帙名曰禮闈舊雅已巾笥自隨越旬日

至杭三庠諸生謁拜武林驛館執弟子禮甚恭蓋半
爲舊日之在門者退而謀舉盃以盡師生之禮意恐
予行促不留因予年友之子鄭孟繩先達懇狀予曰
昔在浙無教澤相及今去此已十年諸生之意勤不
衰是即南都之禮闈也予何行之促耶至日諸生陳
設具舟泛於西湖之上更酬迭勸恩禮尤洽予因賦
近體七言律四首諸生亦倚韻而和次日卷帙又成
名曰西湖文會與前帙合收巾笥客中時一披展老
懷爲之頓開因併序之

東園鄭先生文集續編卷之十

書

簡彭從吾

某昔在制中遠辱書慰報謝未由榮行間又莫能執轡相從愧感至今不釋近者顧辱手誨勤渠足見仁人君子不忘踈遠有如是也東廣之招曾聞之井庵侍御梅嶺遠候誤愛之過也豈勝感佩近聞章薦陳公甫先生以人事君固大臣第一等事也然公甫當此之時孑然衆咻之中脫如所請於大事恐未必有

二
東園文集卷十

一

一

濟夫君子治世猶良醫之治疾當先其所急者竊意今之所急莫先於師道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治道備今師道頽圯教化陵夷可爲長太息可爲流涕尚何望於人乎何望於治道乎以今之人材治今之天下雖周召復生亦無如之何矣况公甫乎倘老兄於公甫移章薦之心爲之廣聚生徒尋省下闕曠院宇禮致其中選民間俊秀子弟十二歲以上二十歲已下者授以小學之書使洒掃應對入孝出弟之教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作止語默隨事體貼不徒

付諸口耳之間則放心日收而大學之本立矣然後
教以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道趨向既定由是
拔長於短徙有於無數十年之後薰蒸融徹五嶺之
南豈但一公甫耶蓋以今世父兄望其子弟與子弟
之所自望者大則媒科甲小則諳簿帳而已初不知
更有一種問學之若是者借使知之亦曰此古人之
事我何敢為萬一有趨向近似者則群然非短不至
泊阻淨盡不置也此無他君子德風小人德草居高
位者未聞有如是之風耳竊喜老兄今日以有為之

才居得為之位且國朝舊有社學之制

聖天子每勅諭提學憲臣必拳拳於忠信孝弟之條
此又可為之時也遵依國典稍加潤澤使師生供
具有所資給而於官司既無所費國法又無所碍日
振月作朝鼓暮鼙使其形銷跡改而不自知則遠近
見聞良心善性油然而生為父兄者豈甘棄其子弟
為子弟者豈甘自棄其身耶所謂五嶺之南不止一
公甫在此日也夫陽復於下則陰消於上自然之理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之論蓋如是苟徒曰今

之居官遠則九載近則三年簿書期會日且不足迂
緩之談何口收功則非紀之所知也恃愛之深有此
瑣屑倘賜承納亦或可以少助斯文於萬一焉人便
謹此不宣

簡陳石齋

紀無似。然每以見絕於賢者是懼。天順丁丑始落第。
還家而西江吳徵君至。莫由一見。成化乙酉方得告
歸侍。而先生繼至。又如之。是豈賢者之見絕於某耶。
實某之自絕也。近聞先生被徵不起。某年幾半百。

已無意於世味。繼此之事。誠未可知。茲因廣使之歸。
敬訊起居。兼伸筮瀆。某近與鄉之同志劉友子賢。讀
書雲洞山中。子賢年三十有四。以孝友稱於宗鄙者。
幾二十年矣。質醇志銳。上徇古人。某之昏愚。多得箴
砭。然大方無涯。時難捉摸。先生特起東南。海內爭趨。
洛閩之統。續在今日。紀未接手儀輟。通簡札恐蹈瞽
躁之愆。然學孔希顏。異世且爾。况閩廣相去咫尺之
間乎。唯不鄙惠教。幸甚。

復岳蒙泉

某罪逆深重。禍延先考。蒙俯垂吊慰。不勝悲感。近依
士禮。已奉先柩附葬鄭林之世墓矣。昨承手誨。以白
金四錠助喪。足見仁人君子之用心也。銘佩銘佩。但
禮有云。君子不家於喪。故司徒旅歸四布。今先人大
事已襄。復受是惠。是家喪也。謹用返璧。唯君子愛人
以德。不罪是幸。祇領盛念。實與受均也。使還謹此草
草失次。

奉少師劉先生

昔中行氏以衆人待豫讓讓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

士待豫讓讓以國士報之豫讓特戰國人物耳尚知
擇其所宜報况不爲讓者乎某昔與敖編修同自翰
林出提學政時則有文康先生焉後入成均不才負
謗賴執事極口過譽代泄不平之氣所謂士屈於不
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是文康某之中行執事某之智
伯也苟有聞見而不爲執事陳之謂之國士可乎近
者丘仲深入閣南都士夫知者謂主上重其才名
不知者謂假以侵偪楊廉夏錄之疏知者以謂主
上廣於聽納不知者謂喜其攻擊某嘗熟思之知者

之言固是不知者之言亦未可必其全非也夫愛花必專封護衣必忌鼠仲深之名豈始顯於今日耶楊夏之疏豈異於張昇耶蓋化工無全天道惡滿自古皆然執事之今日卽文康之昔日也文康宣劾解縮之變其來盖有漸矣且文康之事莫詳於執事不知是時亦曾惜其不早見而預處焉否也唯以處文康於昔日者而自處於今日則周公不得專美於周韋賢不得擅名於漢矣昔歐陽公有言修平生名節被後生描畫殆盡唯有蚤求退以全晚節豈可更埃驅

逐真名言也某僖知執事之深如是執事秉政久必不棄某於此地何苦不知避忌而強進是說盖愛護執事之名節有重於愛身故也執事倘不罪某之過言則趨今 實錄已進 聖體已安 皇儲已建國

家無事勇猛裁決不必聞於家庭不必告於僚友不必謀於筮術俾進退去就之間從容自由無些係累則不徒爲一代之全人而已若泄一言於外則迎合而阻格者不曰恩蔭之未周則曰倚托之方隆不曰祿位之有加則曰耆年之未艾斷無一人肯贊執事

之決者終使異日士大夫歸咎天地造化之靳乎人也豈不深可惜哉紀誠發於中不覺狂妄唯虛心亮之不備

簡魏國公

竊聞古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戎者選將練兵折衝禦侮千年宗社倚之以奠安四海生靈賴之以保障謂國大事固其宜矣祀者不過交接神明於俎豆之間而已顧廼與之同其大何歟殊不知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有微有顯末易見而本難知顯易求而微

莫測記曰祭者教之本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順之至也又曰祭有十倫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人君之治天下其有外君臣父子爵賞貴賤等第而別有所爲耶故堯舜禹萬古之大聖也其傳受帝位一則曰格于文祖一則曰受終于文祖于成宗既類于上帝又禋于六宗又望于山川又徧于群神其時巡方岳既柴望秩于山川又

歸格于藝祖用特牲商人宗廟樂歌謂以假以享我
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
文王彖易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孔子
曰用大牲順天命也周公作洛肇修殷禮祀于新邑
感秩無文我

太祖高皇帝掃平海內定鼎金陵既建

天地壇以祀

皇天后祇又建 太廟以奉

四世聖祖又建山川社稷諸壇以嚴報賽又建 歷

代帝王廟自伏羲以至元世祖又建開國功臣廟自
中山武寧王以及畧地攻城大小諸將至於前代神
祇有功民社者俱遷祀于欽天山之陽建神樂觀以
爲演樂習禮之所設壇署諸官以主供薦之事養牲
則有官旗看守則有廟戶又設太常寺以總領其事
所以興其頽而舉其廢作其怠而起其勤也夫古先
聖王之尊崇祀典與我

太祖高皇帝之敬奉神祇夫豈無所爲而爲耶誠以
人君一身天地百神之主天地雖遠百神雖幽而神

妙精靈洋洋乎上下左右之間人君嚴其廟貌潔其
犧牲盛其服器備其聲樂萃其精神以享以祀以妥
以侑則遠無不屆幽無不格幽明流通神人諧協天
地自億萬物自有兩暘時若寒暑不戾四靈畢至雖
不陳師鞠旅訓卒練兵而國祚自爾延長宗社自爾
奠安是祀之一事非徒與戎同其大而實又有大於
戎也第以本寺所屬各處廟觀俱是 國初創造經
今百有餘年如神樂觀演樂正殿湮朽不支提調衙
門回祿年久醴泉亭廼

太祖高皇帝敬迓天休之地已傾頽仆地

御製碑

文翳于草莽供祀人員祭服梁冠七孔八袞舞衣履
鞋不能蔽體臨祭登臺污穢薰人又如功臣之廟開
國元勳中山武寧王而下六王生平何等服用見今
時享牲牲之所破席蔽蓋從祀武臣有瓮無卓路人
見之泚頰汗顏况生等受朝廷之付託乎近年禮部
尚書耿 奏准有遇祭之年先期修理匠工物料出
於工部搬運雜役則出於衛所提調指揮見有姓名
茲者本寺移文工部已備料匠矣內外守備已撥人

搬運矣昨日忽承差到趙指揮來諭衛所無軍可撥
只着本寺廚役幫助夫本寺役廚名額雖有三百五
十正統十四年扣減月糧逃亡過半見今在役不滿
一百五十人每日 太廟看趕鴉雀額占四十六名
積年不動實在本寺供役僅有百名每月初二十二
二十二日 天地壇打掃三次每次盡數分遣且不
勾用每十四二十九日 太廟抹殿拾草二次每次
三十五人每年 孝陵懿文陵帝王功臣等十廟文
廟司井等五祀中山王蔣廟等處更無旬月不祭如

四孟之類多是雇人備役又每年八次進鮮赴京來
回便是三箇餘月每月南京 太廟薦新不下二三
次豈有二丁可以差撥他用且各役俱是北方遠人
貧病相仍其中日間應役昏夜叫街者有之豈可重
勞其力耶自古舉大功不惜小費成遠圖者不計近
功執事自持節以來愛恤軍士有如父子市童巷婦
靡不霑恩第於修理壇場不發夫役似乎重其末而
輕其本明於顯而暗於微此則衛帥戶侯之職若夫
守備留都代 聖天子主宰百神則不當如是也况

茲役不過三五月工程可畢所費甚小所關甚大倘賜采錄惠然撥用不勝幸甚

與龐大叅

士君子之處世有如閉戶者有如纓冠者時之所遇然耳生歸掃山中休疏再上固不宜於纓冠矣然宋之大儒有言小民寃抑勢或可言則爲言於上與之求直是君子之居鄉又不顯於閉戶也竊以今閩人寃抑未有慘於軍伍之一事去歲兵部勘合有逃軍十分爲率清出三分之例是蓋剔廢整惰作新軍政

之術非直謂不問久近逃亡槩以三分齊之也邇者郭繡衣按閩欲立奇功以徼顯擢故將十年里老加以必死之刑或婦翁丁盡則報其女子名曰女婿軍或籍前軍後則考其譜圖名曰同姓軍或買絕軍田產則受爭田之人首告名曰得業軍朝燬夕煉務足三分用是小氓只顧目前性命不計日後禍貽有將已子頂作軍身父名僉作長解者有姪作軍身叔爲長解者有兄弟二三名迭爲軍解者俱規作鬼名填批起解計鬼軍一名軍妻顧覓盤纏糜費遠衛用銀

六七十兩近不下三五十兩俱是該管里老鬻田賣
子以求一時之生就中有出門而縊死者有中途而
病故者有到衛而隨逃者批文未銷而清勾已到郡
邑矣夫始欲苟延性命則規鬼爲人終而旣登案籍
須要以人代鬼歲往年續循環不已併里老之家丁
戶俱盡而根株猶未息絕此延建汀漳諸府長樂閩
清沙尤諸縣皆將椎牛結甲以尋鄧茂七之故習幸
而郭以病去其幾稍寢嗚呼危哉雖然郭之慘徧施
於他縣獨未及於仙遊郭去而應同知於莆仙二縣

悉行郭公他郡之法而加慘焉且以父子叔姪兄弟
迭為軍解者悉依鬼名造冊齎繳每日照名徧打起
解道路鄉村哭聲振響以故聞執事按莆謂今日當
道唯執事可以聞此言今日居家唯生可以此言進
匍匐相率踵生之門而哀訴焉生查 國初編籍仙
遊一縣六十四圖六千四百餘戶時抽充軍役計一
千九百有畸大約四分之中一軍而三民也永樂宣
德以來賦役重併虎瘴交災人戶消磨十去八九至
正統景泰間只有一十二里天順間又將外縣流民

附籍增爲一十四里今合軍民二籍僅有一千四百
戶若以國初一千九百餘戶之軍責備於今日雖
闔縣人民盡解爲軍尚少五百餘戶况果如是則一
千四百之戶又能保得幾年而不盡絕耶生處閉戶
之時而受纓冠之託者即不忍寬抑之民無與求直
圖生耳是以忘輕躁之罪而取污賤之名亦所不恤
唯執事其亮之倘肯采納一二承天恩浩蕩之
後許其自首前日捏鬼之愆改正文冊從實清查則
非唯一邑之幸實八閩之幸也非唯一時之幸實萬
世之幸也臨楮汗顏不備

復張東白

某啓樊生至得知壽堂老夫人晚景勝常可喜可
喜人生天地間此外無他樂也所喻內閣諸老相
處區區無意於是久矣歸疏十餘上未奉俞允前
月已將部印咨出再疏懇瀆倘得奉身而退與蒲之
故老結社林泉以終餘年時先生偶未即起必道洪
都以求易簣之誨便中同至武夷一遊尤所願也兩
載不曾通問懶與拙耳勿罪勿罪樊生歸草此奉復

與費子充

天下大器未有速成而能堅久者歷觀前代洎國朝名臣碩輔莫不皆然賢友年纔弱冠才名冠天下世俗所志所學如是足矣區區以為上天生才之意必不止此嚮聞請告極慰老懷昨見令伯大人道不久將促裝且喜且思賢友自休沐以來四五年矣尊甫夫人在堂晨昏饋奉之禮必極愛敬無少欠缺弟兄伯叔天倫當亦無憾此外不知所讀何書功程次第如何計必以古昔聖賢自期待而不安於世俗之淺陋可知也近世所謂儒者但以詩文相高尚既無孝弟以立其本是以於用世之學畧無所見一旦處以樞要其不誤天下事特偶然爾予往曾與羅一峯張東白約於武夷山聚首十年尋以彼此疊遭大故卒不果行至今猶有遺憾賢友當可畏之年處進退之地天下大器當有待而無疑矣斯文瓜葛願望匪輕人便草率附此不盡

簡劉希賢

生與先生同沐聖朝作養之恩于今四十有五矣先

生粥亮叅贊與國咸休生疎遠非才曾無寸補豈忍
其負 國恩若是之恻耶第天之所生人之所稟各
有定分不能皆齊今必欲強而齊之非徒無所容其
力亦非知命之君子也唯先生 愛人以德力爲贊
允俾生進退以禮而養仕途廉恥之風則調燮化理
之功豈居近日揀止修建延壽塔之下耶偶以陳黃
門行附此懃懃切恃愛瑣瑣勿罪

簡馬少傳

士屈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古人有是論也昨者得

待都下屢辱誨言一則曰剛方太過一則曰豪氣太
盛又與林亨大之書并其子庭棉傳示盛意無所不
至不謂之知已可乎愧生不才弗克承受今此本之
陳伏望懃切覆題期以必得 俞允俾垂死之日生
還家鄉則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茲以陳黃門行
便附此懃懃并因之以面謝焉

與饒侍御

仙遊之在 國初二十六里六十四圖以一邑之田
給一邑之食人民富庶風化敦龐百餘年于茲矣近

者消耗只有一十四圖田園地業半爲莆有而其中
一二名爲大戶之家者方且尙託京宦各里皆立寄
庄之戶詭寄糧米求免差徭存留在戶者十無一二
故邑之小民上年糧米不滿一石者不編夫馬今朋
湊編排升合不遺上年山地之米不編今則地米一
體編排蓋均徭驛傳如舊而糧米優免日多是又以
本邑小戶之民而代本邑大戶之差也近者行查詭
寄以均賦役是仙遊小民千載之遇何大戶之寄糧
已既阻抑里書於下京宦之受寄者又陳告於上認

已業使小民莫大之惠竟落落也可嘆可嘆大凡
詭寄田糧皆立正賣文契印稅于證卒難辯理特各
年召佃收租一事畧可驗耳然又繁瑣勞攘莫若只
查寄庄之戶是何名字莆田既已優免仙遊又免是
一身而冒受兩恩一官而兼支二俸於理於法何
如大抵寄庄實詭寄而立今若只查仙遊各里寄庄
人戶不拘田糧多寡詭寄有無但在莆者既免則在
仙者一例不免詭寄之弊不待革而自無矣今均徭
方編驛册未定正撥亂反正之時唯終惠以慰小

民之望

復東白學士

紀再拜邇承來諭足見執事與諸內閣先生相愛之深然所以知我者或恐大淺也今

聖天子孝敬精勤朝廷治安四方寧謐某以老朽之年蒙賜休林下無任感激若復出冒寵榮則爲貪位嗜祿人矣朝廷亦何取而用之哉使還草此信謝并於晦菴木齋西涯諸處道區區意幸歸田

朋附奉請教

東園文集卷十

七

